

新華社記者評論蔣介石三月一日在憲政實施 協進會的演講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新華社記者評論蔣介石三月一日在憲政實施協進會上的演講。新華社記者稱：蔣氏這個演講鮮明的反映了國民黨內最反動集團的立場和企圖。這一集團，堅持蔣頭獨裁及其法西斯主義，失敗主義的政治軍事政策，反對聯合政府，反對民主與人民，陰謀吞併八路軍新四軍與取消中國解放區。這一反動集團是助長敵人的侵略，造成目前國民黨區域軍事政治經濟嚴重危機的負責者。蔣氏這次演說，不過是又一次充當這個極端反動集團的代言人而已。統觀全篇演說，其要旨不外：

一、堅持黨治，嚴拒民主的聯合政府；

二、曲解國共談判經過，污蔑中國共產黨；

三、弄玩所謂「憲政於民」與「召開國民大會」的無聊戲法，保持其法西斯獨裁。

關於第一點，蔣氏聲稱：「共產黨最近的要求，是要中央立即取消黨治，將政權交給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而我政府的立場是：準備容納其他政黨(包括共產黨)及無黨無派的有志之士參加政府，但在國民大會召開以前，政府不能遽反建國大綱，結束訓政，將政治上的責任和最後決定



3 2173 5333 7

權，移交於各黨各派，造成一種不負責任的與理論事實兩不容許的局面」。這是蔣氏堅持寡頭專政，拒絕聯合政府的鮮明表示。也好，與其如國民政府的談判代表王世杰氏那樣的含糊吞吐，還不如蔣氏這樣一掌推開，使人感覺其立場的清楚明確。蔣氏用以拒絕聯合政府的「論據」，除了所謂建國大綱之外，尚有：「如將一切政權與責任交給於各黨各派，則中央政府必日日在風雨飄搖之中，其結果必使抗戰崩潰革命失敗，將使國家引起可怕的變亂」，「因為我國情形與他國不同，在國民大會召開以前，我們便無一個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徵詢民意之負責團體」，「國民政府之基礎，是革命先烈與抗戰軍民無量生命鮮血犧牲所構成的……有不容放棄的責任……決不能以國事爲兒戲」等項。所有這一切，明眼人一看，都會知道不過是專制主義者的一篇低級遁辭，本來不值一駁。但是蔣氏既然那麼像煞有介事的津津樂道，我們也就不能默爾而息了。

我們首先要問：所謂不能違反建國大綱一說，是那一條法律定下來的？建國大綱只不過是孫中山先生早年的一種對建國程序的設想，並不是什麼神聖不可侵犯的天經地義，孫中山晚年自己就已修改了這種程序。民國十三年孫先生北上時，主張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代表的國民會議，解決國事。孫先生臨終時，又在其遺囑上諄諄囑咐：「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必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他的不肖子孫，背叛遺囑的國民黨反動集團及其首領蔣介石，却在孫中山死後二十年的今天，還是背着孫先生自己修改了的那篇所謂建國大綱，當作維持自己獨夫

統治的護身符，豈不令人笑脫牙齒？按照孫先生遺囑，召開黨派會議，組織聯合政府，戰勝日本侵略者，然後由聯合政府主持，在全部國土上實行無拘無束的自由選舉，召開國民大會，豈不正適合今天的需要？所謂組織聯合政府將招致抗戰失敗國家紊亂一說，請問何以見得？十八年來中國並無聯合政府，只有蔣介石的獨夫統治，難道抗戰還未失敗，國家還未紊亂麼？這的姑且不說，即如去年河南戰役以來的事實：幾個月內就使敵寇打通了大體交通線，百萬軍隊望風而逃，豫、鄂、湘、桂、贛、粵諸省，一萬萬同胞淪陷敵手，難道不算是抗戰失敗，反而算是抗戰勝利麼？時務橫行、貪污猖獗、工商破產、民怨沸騰的國民黨統治區域，難道不算是國家紊亂，反而算是國家上了軌道麼？中國共產黨、中國民主同盟、中國國民黨民主派及很多無黨無派人士之所以提出立即廢止一黨專政，組織民主的舉國一致的臨時的聯合的中央政府，難道不正是反映全國人民的公意，爲了要挽救由於蔣介石獨夫統治所造成的這種抗戰失敗和國家紊亂的可怕現象麼？中國人民對於蔣介石的獨夫統治，一刻也不願意它繼續下去了。中國人民寬大爲懷，如果成立了聯合政府，可能讓蔣介石在這個政府中佔上一席，讓其縮改前非，將功贖罪以觀後效。但是十八年來，尤其是抗戰八年來把中國引導到如此水深火熱的危境前這個獨夫統治，必須立即結束，中國人民是具有這種堅決意志的。所謂「在國民大會召開以前，中國便無一個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徵詢的民意的負責團體」，這項論據，也屬荒謬可笑。爲什麼十八年來只有獨夫統治，沒有

人民代表機關？這是誰的責任？我們的獨夫將一切人民的自由權利剝奪乾淨，於今連黨派會議也不願召開，但是他却願意於今年十一月召開他那個拖延了八年不願召開的豬仔國民大會，豈不是因爲只要不是豬仔，便是最容易開的黨派會議也決不願意『徵詢』一下，惟有『豬仔』才願意『徵詢』麼？我的政權是流血得來的云云，這不是證據，只是一套流氓腔調。視國家爲私財，以國事爲兒戲，正是獨夫的觀點。綜觀蔣氏拒絕聯合政府的各項『論據』，純是一片遁詞。其真正理由，乃是反映蔣氏及國民黨內最反動集團，不顧民族國家利害，堅持其一人一派的私利。只有這一點是真的，其他都不過說說騙人而已。

在這個問題上值得注意的，是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這一主張，提出來還不過短短的幾個月，現在已轟動國內外，成了廣大人民的主張，使得蔣介石不能不拋頭露面，表示正面拒絕的態度。

關於國共談判毫無結果的原因，新華社記者稱：蔣氏護資於中共的企圖是失敗了。蔣氏力說他的『寬大』和『盡量替共產黨着想』。但是他到底是怎樣個『寬大』和怎樣個『替共產黨着想』呢？

蔣氏說：『政府在行政院內設置臨時政務會議，爲行政院決定政策之機構，將使共產黨及其他黨派人士參加』。但是所謂行政院臨時政務會議，如周恩來同志所說，『是沒有政治上的責任

和最後決定權的『伴食機關』，是粉飾獨夫統治的花瓶，共產黨及其他政黨若果參加了這種機關，無異於幫助法西斯主義者。失敗主義者來欺騙人民，阻礙抗戰勝利。蔣氏既說：『容納各黨派及無黨無派有志之士參加』，但是他同時又說：『在憲政實施之日起，各政黨均有合法的平等地位』。這蔣蔣氏在自己打嘴。照這樣說，在蔣氏的『國民大會』未開以前，國民黨外的其他政黨，是沒有合法地位的，你要各黨各派以不合法的地位去參加所謂臨時政務會議，還說『實在沒有不可接受的道理』，試問這樣的話，除了蔣氏這樣厚顏無恥的人，還有什麼人說得出來的麼？中共與中國民主同盟一致拒絕了蔣氏這個無聊提議，難道有什麼絲毫不對的麼？

蔣氏說：『政府並準備組織一個三人委員會管理整編共產黨軍隊為國軍的一切事宜，三委員中，一位代表政府，一位代表共產黨，一位是美軍軍官』。蔣氏又說：『可將共產黨軍隊在最高統帥節制之下，指派一個美國將官直接統率』。在這裡蔣介石神經錯亂，講瘋話了。如果不是瘋話，那就應該說：組織一個人民的委員會，管理與改編蔣介石所統率的那些壓迫人民與經常打敗仗的軍隊，蔣介石指揮無能，應予以撤職查辦，由人民組織的委員會，指派一個在抗戰中立了功勳的中國將官去代替他。此外，給予八路軍新四軍以崇高的褒獎，因為八路軍新四軍，奮戰敵後，抗擊了多數的敵僞，收復了廣大的國土，解放了衆多的人民。只有這樣才算公道。我們不願請出外國人來壓迫異己，寧願提出中華民族賞功罰罪的民族紀律，中國人民定會一致贊成的。

蔣介石說：在國共商談中，『我們所得到的經驗，都是一個要求方寸容納，立刻就來一個另外的要求』。蔣氏的瘋語是這樣無窮無盡的。不是嗎？從一九四三年林彪同志赴渝，一九四四年林祖涵同志赴渝，同年十一月周恩來同志偕同赫爾利將軍赴渝，今年一月周恩來同志再度赴渝，中國共產黨所提出一切建議，蔣氏曾經『容納』了那一件呢？即如最輕而易舉的釋放政治犯，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務，取消鎮壓人民的反動法令，撤銷封鎖，承認解放區等等，你在何時『容納』了呢？

關於蔣氏所謂『還政於民』及『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實現憲政』一節，新華社記者稱之為在政治上走死路。獨夫蔣介石及國民黨內最反動的專制主義者們，現在遇到了空前的危機，他們不從順從民意，廢止獨夫統治，成立聯合政府求出路，却想找尋一件民主的外衣，來包裹其反革命法西斯的軀壳，這就是所謂『還政於民』與『召開國民大會』的實質。

我們的獨夫現已窮極無聊，在政治上鑽牛角，竟然鑽到袁世凱的洪憲國會和曹錕的豬仔議會那裡去了。好吧，我們共產黨人代表中國人民向蔣氏警告，叫他不要如此自尋死路，也算仁至義盡了，你一定要鑽進牛角尖裡去，就讓你鑽去罷。只是一件，要提醒你：在你鑽進去出不來時，不要妄想什麼人再給你解救，因為這是任何人也解救不了的。袁世凱做皇帝之前，也曾有人勸過不要如此，他一定不聽，做了八十餘天皇帝之後，留下了一場『新華春夢』，給中國歷史添上一

個無足輕重的插曲，做了個「變空手見國王」的枉死鬼。現在有想追他蹤跡的，儘可追上去吧。

新華社記者結語稱：綜觀蔣氏演說，最清楚地暴露了國民黨內反動集團的立憲與企圖，此種立場與企圖，與全國人民及海外華僑所自由表達的意見，是完全背道而馳的。目前的國共談判，早已不是商談兩黨之間個別懸案的問題，而是解決着國家民族生命所系的迫切的政治問題。共產黨在談判中所提的要求，不僅是中國解放區九千萬人民的要求，而且是中國淪陷區人民、國民黨統治區人民及海外僑胞的共同要求，中國民主同盟的宣言，海外同胞的通電及其他無數文件，足資佐證，就是在國民黨內，亦有數量衆多的愛國之士對共產黨的主張，深抱同感，現在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閉關拒，談判不得結果，這是全國人民的不幸，也是國民黨的不幸。蔣氏聲稱：『政府仍將繼續尋求合理的辦法』，似乎尚有轉圜餘地。果然如此，中共是不會拒絕的。但是所謂『合理辦法』，實在無需再去尋求，這就是立即廢止這個威信掃地的「一黨專政」，成立一個有威信的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來領導抗戰，爭取勝利，並準備在戰後召集真正由無拘束的自由選舉出來的國民大會，製定憲法，組織民主的正式政府。我們希望蔣介石不要再要什麼花槍，要就照着這主張去做，要就奉命自己的路。我們的立場是堅定而清楚的，任何花言巧語、欺騙恐嚇、江湖流氣、挾外人以壓同胞、逞武力以圖異己等地下流無恥行爲，讓那些下流人物自由在地土幹吧，要恣欺動人民一根毫毛，那是沒有希望的。

(完)

(解放日報)



175